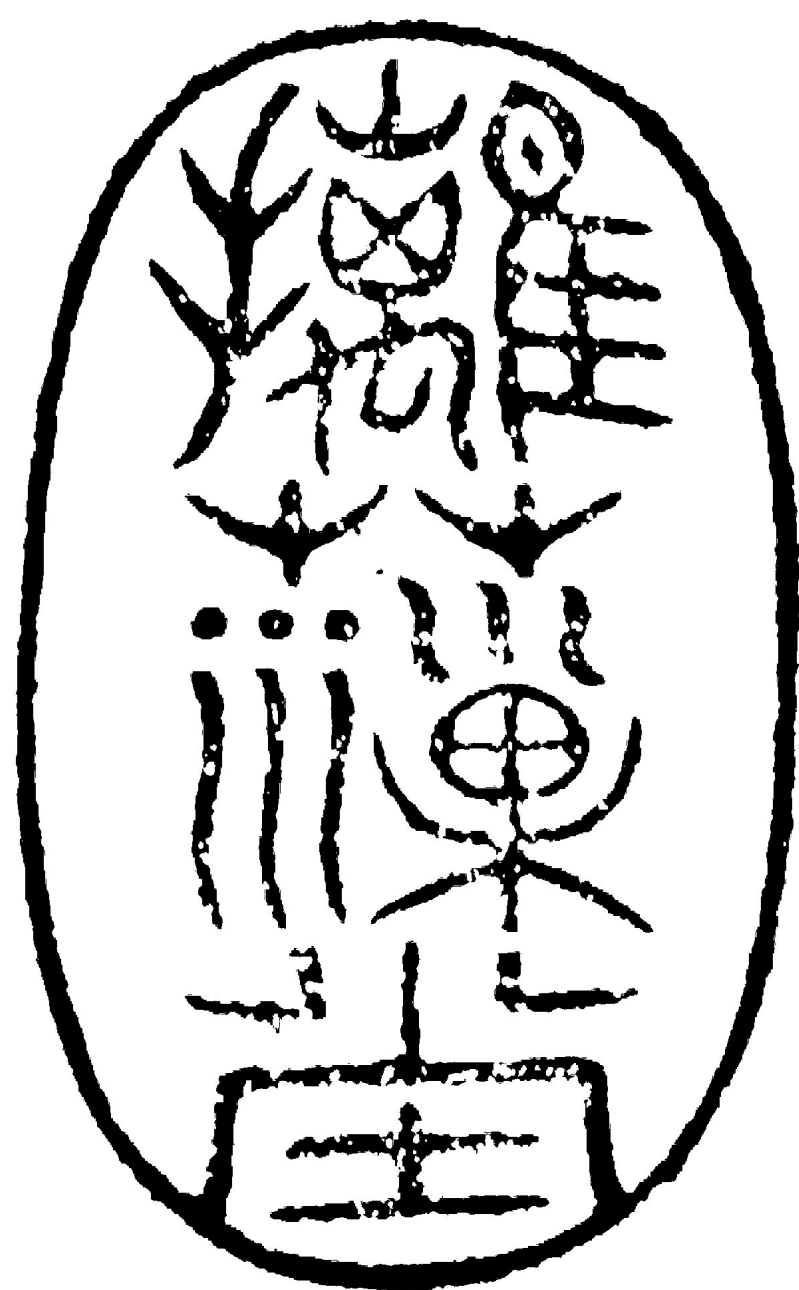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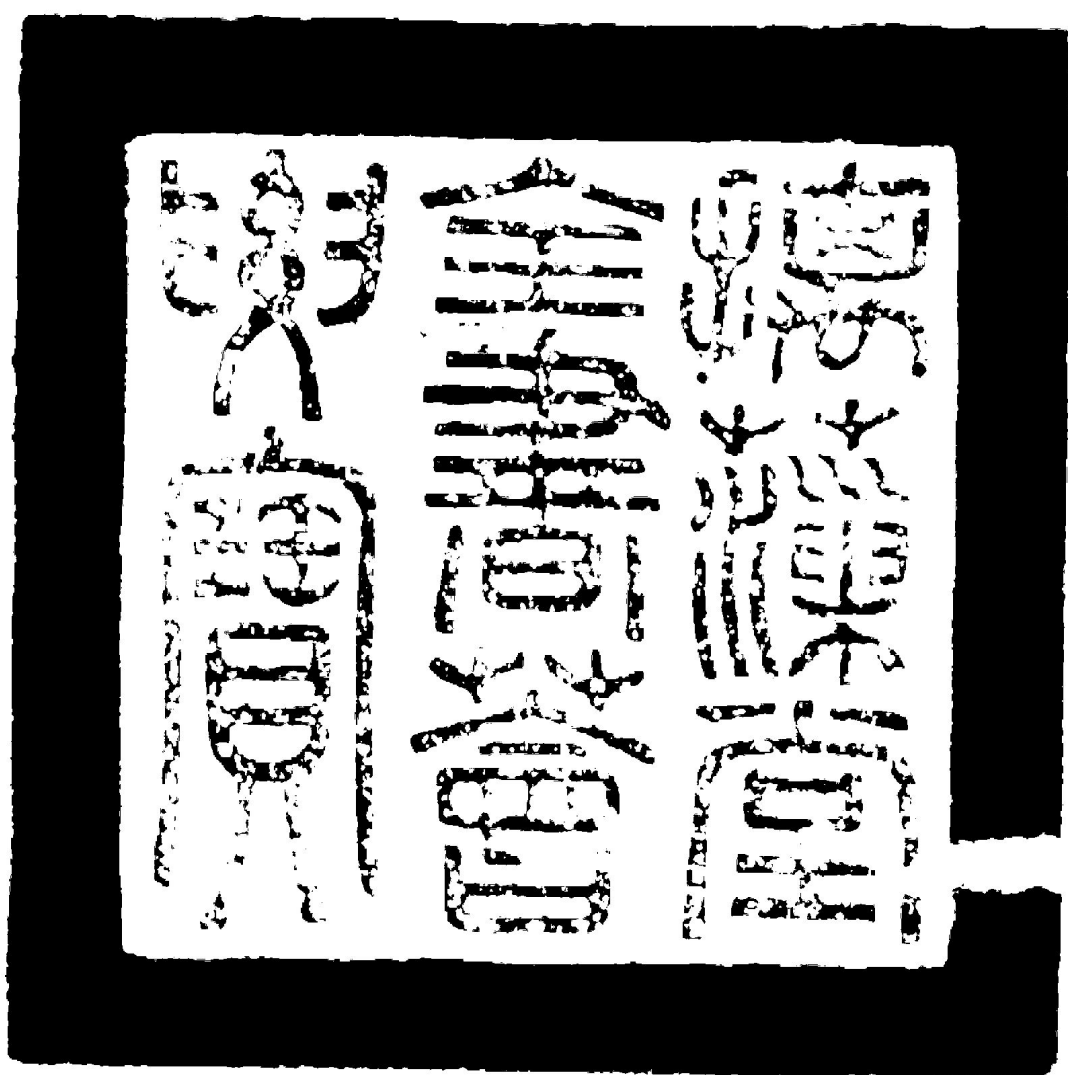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集
第一二〇册
總集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文選六十卷目錄一卷 梁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
劉良、張銳、呂向、李周翰注

卷三十二至卷六十

四六七—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三十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一

集部

文選卷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尚李周翰註



離騷經

屈平

銑曰史記曰屈原字平仕楚為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譖毀之王乃流屈原於江南不知所訴乃作離騷經離別騷愁也言已遭放逐離別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三十二

上述唐堯下序桀紂以香草善鳥龍鳳以譬忠貞君子以靈脩美人以喻於君以具草惡禽鴝風雲霓比小人援天引聖終不見省遂赴汨淵而死

王逸註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與楚同姓仕於懷王

帝高陽之苗裔兮

逸曰苗裔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於滕隍氏

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偕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屈末之子孫思深而義厚也
翰曰帝顓頊高陽氏言我與楚俱高陽氏之苗
朕皇考曰伯庸
逸曰朕我也呈美也父死稱考詩曰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
曰屈原自稱也古人質與君同稱朕父死後稱之曰考

伯庸原也攝提貞於孟陬子逸曰太歲在寅曰攝提孟

父名也良曰子猶惟庚寅吾以降降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

為陰正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

體向曰庚寅日辰也降下也言我以攝提歲正月庚

寅日下母之體是皇覽五臣作鑒揆余于五臣本初度兮肇

錫余以嘉名逸曰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肇始也錫

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正中故始名余曰正則兮字余

曰靈均逸曰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

日原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夫人

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

其德觀其志也翰曰禮始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

字之正平則法靈善也均亦平也言父親觀我初生時日

法度能正法則善平理故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

以脩能逸曰紛盛貌脩遠也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

貞也言內有忠貞扈江離與辟芷兮逸曰扈披也楚

外有材藝之遠能扈江離與辟芷兮逸曰扈披也楚

離芷皆香草也辟為幽也紉秋蘭以為佩紉余

若將不及兮逸曰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

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汨去

貌疾若水流也良曰紉結也言已脩身清潔披香草

以為服飾也汨疾也言歲恐年歲之不吾與逸曰言我

月行疾若將追之不及也念年命汨

然流去誠欲輔君心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忽過不與

我相待而身老銑曰恐年歲不與我相待而年老不

得輔於朝朝塞阨之木蘭兮夕攬五臣洲之宿莽逸曰

君也阨阨之木蘭兮夕攬五臣作攬洲之宿莽逸曰

也阨山名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

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

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

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諫

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翰曰言朝升山

取木蘭承陽也夕入洲持莽順陰也木蘭去皮不死宿

莽經冬不凋故屈原取以自喻言日月忽其不淹兮春

與秋其代序逸曰淹久也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

時易過人年易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逸曰

老翰同逸注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零落

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

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

舉賢用士則年老暮晚而功不成濟曰草木零落言

歲晚喻年老也美人喻君也言歲暮年老而不早用賢

於國無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其此度也五臣本上

成功也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其此度也無不下無

人言君能任賢人我得申展
則導引君入先王之道路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

之所在
逸曰昔往也后君也謂湯禹文王也至美曰純
齊同曰粹眾芳喻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

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眾賢使
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銑曰三后謂湯禹文

王也純美也粹不雜也眾芳喻眾賢也言
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眾賢所在故也
雜申椒與菌

桂兮豈維紐
作五臣夫蕙蔭
木昌改切逸曰申重也椒香

葉曰蕙根曰薰也紐索也蕙蔭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
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眾賢以致於化非獨索蕙

蔭任一人也翰曰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
紉結也蕙蔭香草也皆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聖明雜

用賢人豈獨
任一人而已
彼堯舜之耿
逸曰堯舜之耿
迎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耿光

也介大也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
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

逸注
濟同
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
步
逸曰昌

帶貌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
行惶遽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

於滅亡
良曰桀紂夏殷失道之君昌披謂亂也言桀
紂若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理之故身至滅亡

惟
有夫字
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論語曰黨朋也

不黨偷苟也幽昧不明也險隘喻傾危也言己念彼讒
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

傾危以及其身矣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
日偷苟且也餘同逸注

績
逸曰憚難也殃咎也皇君也與君之所乘也以喻國
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

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
銑曰敗績崩壞言我所
以不難殃咎諫爭者恐君行事之失崩壞先王之功忽

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逸曰踵繼也武迹也詩
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

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幸有奔走予
幸有先後是之謂也翰曰言欲忽然奔走先王之迹
後以為輔翼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先王之迹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逸曰荃香草也以喻君也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人君被服荃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
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
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君信用譏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翰曰傷惜余既滋

也言我不難離別於君但惜君信譏而數變易

蘭之九畹遠於今又樹蕙之百畹逸曰滋時也十二畹為

為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蒔衆香脩行仁義勤身自勉

朝暮不倦齊曰滋益也三十畝曰畹樹藝也蘭蕙草

喻行也言我雖被畦留夷與揭作五臣車兮雜杜衡與

斥逐脩行彌多芳芷逸曰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芑與五十畝

潔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言已積累衆善以自

行彌盛良曰言積累衆芳自潔飾其德行冀枝葉之

峻五臣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逸曰冀幸也峻長也刈

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獲取收藏而成

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三十二

也向曰茂茂盛貌言我種植衆芳冀枝葉之盛願待

成時收刈藏而饗之喻君養賢以時進用而委其成理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逸曰委病也絕落

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我乎

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

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也銑曰

萎絕黃落也衆芳喻衆賢也言我積行為讒邪所害見

逐亦猶植芳草為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衆皆

何能傷但恐衆賢志士見而是蕪穢不自脩也

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逸曰競並也愛財曰

楚人名滿為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潔之志皆並進取

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翰曰言

衆在朝者皆競為進取貪婪財利

在身雖滿不知厭足復為求索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

各興五臣作與心而嫉妬逸曰羌楚人語詞也以心揆為恕

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

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齊曰羌乃也

言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己以量度他人謂與己同忽馳

貪若否則各生嫉妬之心譏諍之使不得進用

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逸曰言衆人所以馳驚惶

故非我心之所急務衆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良

曰忽急也言衆人急於勢利而奔走非我所急也我所

急者仁老冉冉其將至今恐脩名之不立逸曰冉冉行

義也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脩身建德而

功不成名不立也向曰冉冉漸漸也立成也言我之

年漸漸將至恐脩理名德而不能成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

英逸曰墜墜也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

暮食芳菊之落英言吞陰陽之精華動以香淨自潤

澤銑曰英花也飲香木之露食秋菊之落英取其香潔以合己之德

以練要兮長願呼感亦何傷逸曰苟誠也練簡也願

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要雖長願領飢而不飽亦無所

傷病也翰曰苟且矯大練擇也且信大擇要道而行

雖長饑苦亦擊木根以結蔭兮貫薜荔之落藥逸

何傷於我擊作擊擊木根以結蔭兮貫薜荔之落藥

擊持也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落墜也藥實貌

言已施行常擊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

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濟曰根本貫拾也藥花心

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己之忠信

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所綺逸曰胡繩香

草也纚纚好貌也矯

直也言已行雖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芳之性細索
胡繩今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解已良曰矯舉也
纒纒索好貌言舉此香木以自

非時五臣俗之所服逸曰言我忠信害者乃上法前
作世也向曰害難也前脩謂前代脩道德之人所可服

也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道德之人故不為世俗
用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逸曰周公也

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
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欲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

自率屬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五臣生之多艱逸曰
銑同逸注哀人受命而於俗將效彭咸沉身於淵乃太息長悲

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沉身於淵乃太息長悲
哀念萬人受命而生遭遇多艱以隕其身也翰曰艱

難也言我自傷忠信不合當代故太息余雖好脩姱苦
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

以戰居羈兮寒朝諄而夕替逸曰戰羈以馬自喻也韁
衣居羈兮寒朝諄而夕替在口曰戰羈以馬自喻也韁

為人所係繫也諄諄也詩云諄諄予不顧替廢也言已雖
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為諛人所羈羈而係繫矣

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濟曰戰羈街勒
也言我雖習前聖人之道而為諛人所街勒不避難

而諫朝諫而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逸曰
夕暮廢棄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纕佩

帶也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已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
忠正之故也然猶復引芳茝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

良曰纕佩也言君所以廢棄我者以我佩忠信之心亦
故也申重攬持也然我猶攬芳草自結束以執貞節

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逸曰悔恨也言已履
行忠信執守清白亦

行忠信執守清白亦

行忠信執守清白亦

行忠信執守清白亦

我心中的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也
良曰九死數之極也言忠信貞潔我心所善以此遇害

雖九死無一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五臣心
生未足悔恨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作民心曰

靈脩謂懷王也浩蕩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言已
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放恣無有思慮

終不見省察萬人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
銑曰浩蕩法度壞貌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衆

人悲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五臣善淫逸
衆女謂臣衆也蛾眉好貌謠謂毀也詠音咏猶謔也淫

邪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善淫
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妬忠正言已淫邪不可任也翰

曰衆女喻譖臣也蛾眉美女喻忠直也謠詠謂譖毀也
言譖邪之人妬我忠直皆固時俗之工巧兮何面規矩

諧毀之謂我善為淫亂固時俗之工巧兮何面規矩
欽定四庫全書

而改錯倉故逸曰何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
今時之工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不

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
意妄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濟曰規矩法則也言工

巧之人背違繩墨妄為法則改古之道妄置其妙敗材
木而不堅固譖佞之人巧為言語離聖人之法亦必敗

國危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逸曰追隨也繩
政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墨所以正曲者

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
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棄忠

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
而被刑戮良曰言背繩墨之直而從其曲則屋壞苟

為邪佞競合當代以取容忼鬱悒余侘傺兮吾
媚不依法度則國亡矣忼忼鬱悒余侘傺兮吾

獨窮困乎此時也逸曰忼徒昆切憂貌也侘傺失志貌
佗丑加切猶堂堂立貌也佗傺丑世切

獨窮困乎此時也

獨窮困乎此時也

佳也楚人名佳曰傑言我所怵而憂中心鬱悵悵然
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時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
人所窮困也向曰怵鬱憂思貌悵不安也言我憂
思而失時者以不能隨代求容媚故獨窮困於當時寧
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逸曰溘猶奄也言
骸流亡不忍以忠正之性為邪淫之態也
驚鳥之驚曰驚也謂能執服
之字不羣兮自前代作世而固然逸曰驚也謂能執服
忠正言驚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
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代固然非獨於今翰曰驚鳥
鷹鷂之屬此鳥執志剛厲不與眾鳥同羣忠正之士
者亦守節不隨俗為諂媚從前代固如是非但於我何
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逸曰言何所有圓鑿
受方枘而能合者誰

有異道而相安邪言忠佞不相為謀也濟曰方
木圓穴不可相合邪佞忠正異道而誰肯相安哉屈心
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呼候也詬詬也言已所以能屈案
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耻辱誅讒佞之人
如孔子誅少正卯也良曰我所以屈心案志者將欲
忍過除其深耻誅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逸
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
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
向同悔相道之不察五臣本延佇乎吾將反逸曰延長
逸注有兮字延佇乎吾將反也佇立貌
詩云佇立以泣言已自恨視事君之道不明察當若比
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已之志
銑曰
悔恨相視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逸曰迴旋
察審也迷誤也

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
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翰曰迴車復路將
還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逸曰步徐行也
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
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
潔也言我行蘭澤馳上椒丘且止息以待君命
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逸曰退去也言
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將復去脩吾初服
服良曰尤過也言我將進入以相君事恐重離過患
故將退去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逸曰製裁
猶復製裁芰荷集芙蓉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
裁合此物而為衣裳以自脩潔也

明向曰製裁集合也芰荷水草言
裁合此物而為衣裳以自脩潔也
不吾知其亦已兮
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逸曰
高貌陸離參差衆貌也言已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
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銑曰言君
不知我我亦將止然既不見用
芳與澤其雜糅兮唯
昭質其猶未虧逸曰芳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玉堅而
有澤糅雜也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
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已
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
魚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翰曰芳香澤潤也言我
有香潤之德雖會於已不得施用唯獨守其明潔之質
猶未為自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逸曰荒遠
虧損也

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

已不見明故疾反顧遠視佩續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

彌章逸曰非非猶勃勃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已雖欲

而愈明不以遠故改其行良曰續紛盛貌非非香氣

也言我雖去四荒亦整其衣服佩忠信芳香之行彌加

明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逸曰言萬人稟

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

向曰言人性所樂各自不同或好財利或愛邪佞而我

獨以脩正直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五臣

逸曰懲艾也言已好脩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

猶不艾也銑曰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變於我心更何女嬃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五臣

所懼懲懼也女嬃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五臣

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申重也言女嬃見已施

行不與衆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翰

曰言我行不合時故曰舷五臣婢到直以亡五臣身兮

牽引古事而罵詈我曰舷五臣婢到直以亡五臣身兮

終然天乎羽五臣之野逸曰女嬃詞也舷堯臣也帝

音脛狼也蚤死曰天言堯使舷治洪水婢狼自用不順

堯命乃殛之於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舷不承

君意亦將遇害齊曰此女嬃之言也鰥禹父堯臣也

諫原云汝何博好古道於寒難之世好脩直節獨為誇大之行資菴綠施失以盈室

分判獨離而不服逸曰資菴菴也菴王芻也菴泉耳也

皆惡草也以喻讒佞之盈滿也判別貌也女嬃言衆人皆

佩菴菴泉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

菴菴皆惡草以喻讒佞判別也須言衆人皆體資菴之

行盈滿於朝廷獨佩菴菴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

之德判別不同故見棄斥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

中情逸曰屈原外因羣佞內被妒害知時莫識言已心

翰曰屈原遭妒之罵因邪佞之惡不可世並舉而好朋

門到戶說於人誰能察我情之是非乎世並舉而好朋

今夫何煢獨而不予聽逸曰煢孤也詩曰哀此煢獨予

我逸曰言時俗之人皆行佞偽相

欽定四庫全書

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煢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

納之也齊曰言世俗之人並相進舉以為朋黨而我

忠耿孤獨誰肯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逸曰

也歷數也言已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

然舒憤懣之心歷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良

曰中得也喟歎憑滿歷行也言我依前代聖王之法節

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憑滿歷行也言我依前代聖王

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逸曰帝繫曰舜叟生重華是為

南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

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秘要以自開悟向

下啓能承志續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
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叙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事謂
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
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夏康啓子太康也
樂名也言禹開樹此樂而太康娛樂自縱而喪不顧難以
圖後分五子用失乎家巷
逸曰圖謀也言夏太康不遵
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
人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
人家居問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
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
翰曰言太康不思先
王之業不顧禍難以謀其後故使五弟失尊位家於閭
巷
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
逸曰羿諸侯也田
獵也封狐大狐也田
言羿為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田獵又射殺大狐濟曰
羿夏之諸侯淫佚田獵又好射大狐犯天之孽以亡其
國

墮地也論語羿善射弄盜舟俱不得其死然左氏傳曰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氏以代夏
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羆
虎豹而用寒泥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
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泥行媚於內而施賂
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應以取其國家外
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
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泥因羿室生澆
及豷恃其詭譎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
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三國之燼
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豷滅豷
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銑同逸注
夏桀之常
違兮乃遂焉而逢殃
逸曰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
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為殷
湯所誅滅
新曰桀夏亡王也言常
背天違道乃遂逢殃咎為湯所誅
后辛之菹醢兮殷

國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
逸曰鮮少也浞
寒浞羿相也厥
其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
恤人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
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衆逢蒙射而殺
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
終也
良曰厥其家妻也言羿以夏衰亂代之取其政
而人為荒淫之行故為浞弑其身貪取其妻以亂易亂
故其澆
弑五
身被服彊圉兮縱欲而不忍
逸曰澆寒浞子
也彊圉多力也
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
其欲以殺夏后相也
向曰言澆恃多力故肆情縱欲
不忍其諫以
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逸曰康
殺夏后相
安也首
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墮也言澆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
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隕而

宗用而不長
逸曰辛殷之亡王紂名也藏菜曰菹肉醬
黃鉞行天罰殷宗遂不得久長也
湯禹嚴
作嚴而祗
濟曰辛紂殷之亡王也菹醢肉醬也
湯禹嚴
作嚴而祗
敬兮周論道而莫差
逸曰嚴畏也祗敬也周周家也差
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神人之
助子孫蒙福也
良曰言湯禹周文皆嚴肅祗敬論議
道德無有差
舉賢而授能兮脩
逸曰
殊故得永年
作
繩墨而不頗
逸曰
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循用先
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易曰無平不頗
向曰言文王舉賢用能循先聖
法度無有頗僻故能安天下也
皇天無私阿兮覽人
五臣
德焉錯故輔
逸曰竊愛為私所祐為阿錯置也輔
佐也言皇天明神無所私阿觀萬人

之中有道德人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
樂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良曰言皇天
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者佐而成之夫維聖哲以茂行
分苟得用此下土

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
曰言人有聖明之智茂盛之誠得用為天下之主

前而顧後兮相觀人作民之計極

觀禹湯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及夫孰非義
觀察萬人忠佞之謀窮其真偽

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行信義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可立非善則
行不成

欽定四庫全書

可任用 陸 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

言已正言危行身將危亡上觀初代仗節之士我志所
樂終不悔恨

初志終竟行 不量鑿而正納

猶未為悔 分固前脩以殖醢

也正方也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
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目

前代脩名之人以獲茲醢 曾 欽 余鬱悒兮哀

逢梅伯是也 銑 同 逸 注

朕時之不當 逸 曰 曾 累 也 欽 懼 貌 也 言 我 累 息 而 懼
有哀我不值明聖之君屬昏闇之代 攬 作 擊 也 如 蕙
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猶引取桑
蕙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 濟曰茹臭也
忠貞之心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馳玉

虬以乘鸞兮分溘 合 埃風余上征

德以興天下見昇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
復忠直身以殖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省念仰訴於天

則中心的明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得乘
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己情緩憂思也有角曰龍無角

日蚪鸞鳳凰別名也山海經鸞身有五采溘猶奄也埃
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蚪駕鸞鳳車掩塵埃而上征

去離時俗遠羣 朝發軔 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小也良同 逸 注 朝 發 軔 於 蒼 梧 兮 夕 余 至 乎 縣 圃
作懸 逸 曰 軔 支 輪 木 也 蒼 梧 舜 所 居 縣 圃 神 山 也 在
崑崙之上淮南言崑崙縣圃雖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

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 向曰
軔車輪也蒼梧舜所遊懸圃在崑崙山仙人所居言朝

夕遠遊神 欲少留此靈璫 果 兮 日 忽 忽 其 將 暮

璫門鑊也文如連鎖楚王之省閤也言已誠欲少留於
君之省閤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

已衰老也 銑 曰 靈 璫 也 璫 門 閤 也 言 我 欲 少
留於君之省閤日又忽然將夜言年已衰老 吾令羲

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
行望日所奔入之山且勿迫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

翰曰言我使羲和按節徐行 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

望日不使迫於崦嵫山也 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

下而求索 逸 曰 脩 長 也 言 天 地 廣 大 其 路 漫 漫 遠 而 且
長不可卒徧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

已合志者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搃余轡乎扶桑

日所浴也搃結也扶桑日所拂也淮南言日出暘谷

浴於咸池拂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我乃往至東

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己身結我車轡於

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良曰飲馬咸池結

轡扶桑言遠遊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

羊逸曰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聊且也

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

過向曰道遙相羊皆遊也言我折取前望舒使先驅

若木之枝擊日御使迴且相羊而遊也

今後飛廉使奔屬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十八

命言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

於後以告百姓 銑曰月喻清白之臣風喻號令言我

伯奉君命以告天下 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

我以未具 逸曰鸞俊鳥也皇雌鳳以喻明知之士也雷

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惰告我嚴裝未具 吾令

鳳凰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 逸曰言我使鳳凰明知之

以日夜冀逢遇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音近逸曰回風曰飄風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雲霓惡

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鳳凰往求同志之士欲與

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已又遇佞

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 良曰飄風雲霓以

喻佞人也言我將求志士欲與共事於君反見邪惡之

人相帥與屯結謀迎我使離舊德變節隨邪佞之徒

紛總總其離兮班陸離其上下

分散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諛佞傳相聚

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不可知之也 向曰

紛亂也餘 吾令帝閭闔兮倚閭闔而望予

主門者閭闔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嫉惡諛佞將上怨

天帝使閭闔人開闔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

銑曰閭闔主門人也言已惡諛佞將上訴於天帝時暖

使閭闔人開天門闔人又倚天門望而拒我不得入時暖

暖其將罷

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而長立有還意也

新曰言時代昏闇周行疲極不遇賢明故結香草自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十九

潔長立而 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無趨向 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逸曰濁

貪也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妬忠

美行嫉妬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闔而馳馬

也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源飲之不死閭闔風山名在

崑崙上絇繫也言我見中國溷濁則欲度白水登神山

行不辭急也 良曰白水潔淨閭闔風清明言已辭潔白之

之無女

山係馬以遠濁世而自潔清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

弟 向曰高丘楚山名女神女喻忠臣也言我

將遠志忽反顧楚國無忠臣心為之悲而流涕 溘吾遊

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逸曰蓋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繼續也言我遊奄然至於

青帝宮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復折瓊枝以續佩守行仁義志彌固也銑曰見萬物始生乃折取瓊草之枝

以續佩帶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

逸曰榮華落墜也相視也貽遺也言已既脩行仁義思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

豐隆雲師處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處妃者欲與并力也濟曰處妃洛水神以喻賢臣言我使雲師

求賢臣所在聘之與同治也

解佩纓以結言兮吾令

理逸曰纓佩帶也解佩纓以結言兮吾令

王以結言語使古賢塞脩而為媒理也伏義時浮朴故使其臣良曰言我既見處妃解佩帶取玉結言契令

塞脩以為理

紛總總其離兮忽緯繡其難遷

通辭理也

垂戾也呼麥切遷徙也言塞脩既持其珮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

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向曰紛亂也總總聚也言將通佩玉神女讒人亂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忽為乖戾而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滄

滄滄五臣作盤

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言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有滄水名也禹大傳曰滄水之山言處妃體好清潔暮所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滄水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銑曰窮石弱水出處滄水名出處滄山夕舍窮石朝沐滄水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

言遊世之士遠趨清潔

遊

逸曰俗簡曰驕侮慢曰傲康安也言處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無事君之意

以驕傲於世日言隱居之人自保其美德雖信美而無

禮兮來遠棄而改求

逸曰遠去也改更也言處妃雖有去相棄而更求賢

崇禮敬不可與事君當遠棄此人改求賢者共同志事

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

五臣作余乃下

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銑曰言望瑤臺觀視四方之極周遍求賢不得我乃復下來

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

逸曰偃蹇高貌有娥國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言有娥氏有美女為

貞賢

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

逸曰鳩惡鳥也明

賊言我使鳩為媒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向曰鳩惡鳥喻讒佞言我使讒佞之

人往聘忠賢讒佞

所疾故云不好

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

逸曰

逝往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銑曰雄鳩多聲能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

又惡其輕巧而不信

詒興兮恐高辛之先我逸曰高辛氏為帝嚳次妃有娥氏

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人若鳳凰受禮遺將恐帝嚳

以先我得簡狄也濟曰詒遺也高辛帝嚳也言我得

賢人如鳳凰者受遺玉帛將行就聘又欲遠集五臣

恐帝嚳先我而得之帝嚳諸國賢君欲遠集作進而

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逸曰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

且遊戲觀望以忘憂也良曰言求忠賢不及少康之

得欲往遠方又無所止且浮觀而逍遙及少康之

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逸曰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

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

緡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

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處妃則不

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三十二

顯功也是不欲遠去貌向曰言遠遊微隱不遂求

賢不得美少康留立而成功是原不欲遠去之意理

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逸曰拙鈍言已欲效少康

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銑曰言我欲留聘二

姚又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導引不能堅固使

君四時作世五臣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逸曰再言

懷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中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

翰曰溷亂也言時代亂濁嫉妬賢良蔽隱美行稱揚

邪閨中既以無逸字遂遠兮哲王又不寤逸曰小門謂

哲知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遠忠言難通

指語不達自明智之主尚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

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閭蔽固其宜也濟曰閨中

宮門中也言宮中深遠視聽難通故哲智之王不能覺

察忠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五臣有與此終古

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閭亂之君終

古居乎意欲復去也良曰言我懷忠信之情無所啓

發安能忍而與昏主索所瓊茅以筵廷尊專兮命靈氛

為余占之逸曰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筵小破竹也楚人

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

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靈氛占其吉凶

向曰筵竹筵也靈氛古之善占者言曰兩美其必合兮

孰信脩而慕之逸曰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

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之也銑曰曰者靈氛語辭也

兩美謂君聖臣忠也言如是則必相合孰誰也楚國誰

欽定四庫全書文選卷三十二

能信明善惡欲脩行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

忠正慕己之德者逸曰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可

止乎翰曰靈氛言天下九州之地甚寬博曰勉遠

逝而無孤王逸本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

兮爾何懷乎故宇逸曰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

也此皆靈氛之詞濟曰靈氛曰但勤時五臣幽昧以

力遠去誰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時五臣幽昧以

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逸曰眩曜惑亂貌屈原答靈

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難去之意

良曰言當代之君皆闇昧惑亂誰能察我之善惡而用

之乎原以此答靈人五臣本好聲惡故其不同兮惟此

黨人其獨異

逸曰黨鄉黨楚國也言天下萬人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向曰好

愛惡憎也言人皆有愛憎之性不同惟楚鄉之人更甚異戶服艾以盈要平兮謂幽

蘭其不可佩

逸曰艾白蒿也盈滿也言楚人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云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諛佞憎遠忠直而不近也

言楚國也言門比戶皆服艾草滿於要帶謂蘭不堪佩帶言皆好諛佞謂忠

正不可行於身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宜理美之

能當

逸曰察視也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曜自衍照言時人無能識藏否觀視衆草尚不能別

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翰曰覽

之藏否而當之乎玉喻忠貞言忠貞之難知也蘇糞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卷三十二

壤以充幃

暉兮謂申椒其不芳逸曰蘇取也充滿也壤也言取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

言近小人而遠君子濟曰幃香囊言取糞壤滿香袋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

帶此喻近邪佞遠忠貞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

而狐疑逸曰此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狐疑念楚國也良曰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

中狐疑不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逸曰巫咸忍棄忠直

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下來願懷椒糈要之使筮吉

山向曰糈米也所以享神言巫夕從天百神翳其備

降兮九疑續其並迎逸曰翳蔽也續盛貌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糈則將百神

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迎我知己之志

曰續衆多貌言巫咸得已椒糈則領百神蔽日而下舜又使九疑之神衆來相迎言賢聖知己之志

皇剌剌其揚靈兮告余以吉

故逸曰皇皇天也剌剌光貌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尤吉善也向同逸註曰勉升降

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逸曰矩法也矱於縛切度也言當自勉上求明君下

索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化也濟曰曰

已同者因共為治此巫咸之言與湯禹儼而求合兮摯臯

五臣本絲而能調逸曰儼敬也合匹也摯伊尹名湯臣作

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答絲力能調和言湯禹至聖猶天下良曰調和也言湯禹至聖尚敬承天命求合已

之賢臣伊尹答絲之徒苟中情其好脩兮五臣本相理陰陽而安天下

用夫行媒逸曰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

薦達之向曰苟且也言且中心好善常自脩潔則明君自當舉作何必須左右之達說操築於

傳巖兮武丁用而不疑逸曰說傳說也傳巖地名武丁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傳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

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

銑曰說賢人代胥靡刑人操築於傳氏之巖武丁殷王名夢得賢相因使刻所夢之形求得說於傳巖委任

之不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逸曰呂太公之氏疑

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化興蓋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